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二冊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

桐城姚鼐纂集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子瞻名軾號東坡居士宋嘉祐間人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謚文忠與父洵弟轍並以文學著名世人號爲三蘇有蘇文忠公集平王名宜曰幽王之子東遷洛

邑以避犬戎

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整齊

開口道破

是將無作有處一譬收上灝就收拾波

以下叙二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纘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

千年遷國
事錯落而
辨
雖遷無害
却是
不由
避寇
寇難不肯
遷都是爲
得計
子瞻引晉
之不遷都
一着證周
之失却爲
確論

畏寇遷都
是爲失計

此皆有爲
而遷者

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
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
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
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
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
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
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方寇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
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
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
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
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
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
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註釋

召公

名奭，文王都酆，今陝西鄠縣西。

鎬武王都鎬，今陝西長安縣。

犬戎在今陝西鳳翔縣北。

幽王名褒。

褒音贊，下曰鬚，上曰

靈王生而有

君陳

時人。

畢公

名高，今陝西咸陽縣。

古公

父，名宣。

岐

今陝西岐陽縣。

衛文公

名燬。

臨淄

今山東臨淄縣。

申息

淄縣，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靜遷薄姑，至獻公，山，遷臨淄。

絳

新田

絳，今山西絳縣，新田，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

巴

國名，今四川巴縣。

庸

國名，今湖北竹山縣。

蘇峻

字子高，與祖約反，兵犯闕下，旋

名申，今河南南陽縣，息，今河南息縣。

遷成帝於石頭。

溫嶠

字太真。

豫章

今江西南昌縣。

三吳

今江蘇吳縣，為東吳，丹徒縣，為西吳。

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

王導

字茂弘。

陵

今江蘇江甯縣，晉稱建康。

魏惠王

名榮，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

大梁

今河南開封縣。

楚昭王

名軫，都北宜城縣。

頃

襄王

見蘇明允諫論上。

陳

今河南淮陽縣。

考烈王

名完。

壽春

今安徽壽縣。

董卓

字仲穎，隴西臨洮人。

長安

今陝西長安縣。

李景唐

王，遷都豫章，至子煜，為宋所滅。

蘇子瞻

志林

魯隱公。

隱公名息姑，魯伯禽七世孫，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桓公當立而年幼，故隱公居攝，蓋將平國而反之桓也。

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為奇肆飄忽其神氣蓋

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

耳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

古文辭類纂

卷平注

論辨類四

二

突然入里
克李斯之
受禍以見
隱公之不
免於羣也

此就里克
李斯說來
陡然往陡
然起皆絕
奇筆也

此數句才
調悠揚
小同無辜
而罹禍

允之大智

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羣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螻蚋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

五人之心
但取其所
遇之相類
而已

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註釋

公子翬

字羽父

桓公

名

太宰

官名。魯本無此官。

莒裘

莒音屠。莒裘魯邑名。

今山東泰安縣南。

惠公

名弗

繼

室

謂聲

夷齊

見韓退之

子也

伯夷頌

驪姬

晉獻公妾

申生

獻公之子

里克

晉臣

施優

優人名

來招

去聲

二世

見賈生過秦論中

扶蘇

始皇長子

李斯

楚之上蔡人

趙高

秦宦者

里克

不免於惠公之誅

惠公名夷吾

既入晉

謂

里克曰

子殺三君矣

爲

乎里克自殺

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

高誣斯謀反

乃榜掠斯

譴服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

蒙氏

指蒙恬

螫

音失

蛇蟲

以毒刺人

曰鄭小同

鄭玄之孫

高貴鄉公

魏主曹髦也

侍中

官名

司馬師

魏臣懿子

螫

從子

王敦

字處仲

導從弟

錢鳳

字世儀

爲敦

兵謀反

未成而死

蘇子瞻

志林

范蠡

蠡字少伯

楚宛三戶人也

越既滅吳

范蠡以爲句踐爲人

長頸烏喙

可與共患難

不可與共逸樂

乃以其私徒屬

浮海而行

至齊

以書遺大夫種

曰蜚鳥盡

良弓藏

狡兔死

走狗烹

子可以去矣

蘇子曰

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

以吾相蠡

蠡亦烏喙也

夫好貨

天下賤士也

以蠡之賢

豈聚斂積實者

何至耕於海濱

父子力作

以營千金

論粹頭四

三

一

斷得辣

功成身退
心不能放
古來英雄
往往如此
蓋才有餘
而學不足
也

以魯連為
證愈知蠡
者非真能
隱

拈起養士
二字是主
非以戰國
為可法也
士失歸而
出於游食
至戰國而
極故藉為

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註釋

句踐

越王允常子

大夫種

即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

遺去

與飛

魯仲連

見蘇明允諫論

平原君

見賈

生過秦論上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

論資
下一茲字
使失字者
知警
入論揭出
先王直射
篇尾學道

仍頂茲字
來指出存

亡關係
此段乃收

士正論
先王字呼

應正旨在

此舉歷代

明法養士

者正須參

酌用之

六國養之

之效彰彰

秦不知養
其害又彰
彰也

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深迴叩詰
包得勝廣
等多少事
實

折掉逗眼

再就彫殘
之後表出
衆多益見
區處之不
可忽之論
結歸正論
指出政教
實用百王
不易之道
如此也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註釋

談天雕龍

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衍。雕龍奭。蓋指騷衍善談天。騷奭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

堅白同異

堅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

異以爲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辯。

擊劍

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

扛鼎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

鷄鳴

孟嘗君去秦將度函谷關。法鷄鳴乃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爲鷄鳴者。而鷄盡鳴。乃得度。

狗盜

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脫。姬欲得狐白裘。願有能爲鷄鳴者。而鷄盡鳴。乃得度。獻昭王矣。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

魏無忌

即信陵君

齊田文

即孟嘗君。趙勝即平原君。黃歇即春申君。呂不韋秦相。封文信侯。薛孟嘗君之封邑。今山東滕縣。

稷下

齊有稷門。城門也。

魏

文侯

名斯。曾事子夏。禮段干木有。好賢之譽。

燕昭王

昭王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

張耳陳餘

均大梁人。事見史記本傳贊語。

田橫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橫田

僞田榮弟，齊既滅，橫與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居島 椎魯也。用李斯之言而止。李斯有諫，逐客書。 墮同

槁項黃馘。項，頸後。馘，音禍。面也。言枯槁其項，黃疲其面也。 輟耕太息以俟時。史記：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 陳豨宛

人，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既封吳，有聚眾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

多招致賓客，郎鄆官舍皆滿。梁孝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 魏其實嬰，寶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遊士賓客爭歸之。 武安田蚡，景帝王皇

居。梁孝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 魏其實嬰，寶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遊士賓客爭歸之。 武安田蚡，景帝王皇

時，封為武安侯，好禮賓客。

蘇子瞻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

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

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

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

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

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

用閹人趙高是前案
矯殺是後案
截案
先以始皇善制天下
揚起
蒙毅高所忌故摘論
折筆蹴論
旨
用趙高點
論旨

下竟拋去
秦事但歷
微闕人惑
主奇

忽拉轉始
皇又搭一
漢宣奇

結上截
李斯之智

復請是問

此下一截
著厲威刑

禍始突入
一段商鞅

論奇
逗不復請

法之弊點
論旨

秦亦悔搭
連始皇仙

筆又用別
證奇

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

忽鈞回不復請奇此處平論用法之道忽帶商鞅奇又由軼合始皇奇勒不請由威過一漢忽揅一漢武奇反就漢武太子添筆証醒奇仍雙舉二君奇夾答李斯之智結下截

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註釋

蒙毅

弟

上郡

今陝西綏德縣

琅琊

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

呂彊

成臯人，清忠奉公，靈帝欲封爲都鄉侯，固辭不受，爲張讓等所譖，遂自殺。

張承業

承業盡忠唐室，輔晉王存勗轉戰河北，誓滅朱氏。後晉王欲自立，承業諫之，不聽。邑邑而卒。

漢桓靈

桓帝名志，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靈帝名弘，常言：張常侍是我公。

趙常侍

唐肅代

肅宗名亨，代宗名豫，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專權任事。

漢宣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

恭顯

弘恭、石顯俱宦官。

陳勝

字涉，陽夏人。

人商鞅衛公孫鞅仕秦封參夷夷三族狼顧脅息疑慮恐懼貌荆軻軻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

詔不立信於徙木鞅欲變法恐民不信乃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孫虔黥其師公孫賈戾太子名據宣帝時追諡曰戾武帝晝寢夢木人擊之因是體不平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

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蘇子瞻志林范增增秦時巢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為亞夫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疏增增憤而歸病卒

先假設一段此長公布局之體

易語文勢不迫亦是為下面不知幾張本

羽殺宋義是要迫義帝弑義帝是要去范增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

增所立三
人一生去
就最相關
步此一出
推原出來
羽不殺宋
義必不能
破秦義既
破秦義帝
必不能罪
羽弑義帝
自秦在
破秦起於
項羽殺宋
義雖過然
勢不容已
以褒語結
束有法

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弑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有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註釋

陳平

見蘇明允權書高帝

間疎楚君臣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金四萬金予平。平遣人宣言。亞夫功雖多。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

而分其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夫。彭城。見蘇明允權書項籍。增勸羽殺沛

公

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入壽。舞劍。項伯與之對舞。翼蔽沛公。

知幾其神乎

幾。平聲。同機。見繫辭上。

相彼雨雪。先集

維霰

相。雨並去聲。霰。雪珠也。見小雅有頍者弁。

羽殺卿子冠軍

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諫不聽。羽因晨朝。即帳中斬之。

陳涉

見賈生過秦論

項燕

故楚將

立楚懷王孫心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為楚懷王

弑義帝

義帝即楚懷王孫心羽令

衡山臨江王擊殺於江中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

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因置為上將軍

項梁

燕比並也

蘇子瞻伊尹論

伊尹名摯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

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

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

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

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

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

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

簞食豆羹無以異也

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雙起雙承却筆勢變幻不覺

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

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

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

唯能立大事乃能辦大事逆推而通旨盡攝申暢其旨用即小見大法

推落朗朗而下大小一揆節與事兩層雙抱

孟子稱伊尹是議論所本只作引證兩層兼扼此段游衍頓折反正立節辦事兩層

推宕

就伊尹行事引證前此由徵體此由徵

末乃刺時也言外覺自信較然

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唐應德云斷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辦大事反面兩層却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註釋

簞食豆羹

簞，竹器，食音嗣，飯也。豆，木器，羹湯也。

有莘

今河南陳留縣

芥蒂

謂細故，礙於胸也。

皋陶

字庭堅，高陽氏子。

太

甲 湯孫太
丁之子

蘇子瞻荀卿論 荀卿名況
李斯師也

以好異論 荀卿乃以 聖言為憂 照并以憂 天下照出 李斯流禍 來龍似遠 藏針極切 使後世注 定李斯為 引孔門為 李斯兩面 夾照

就夫子意 中逆探出 異說流禍 之憂落題 倒揭李斯 流禍 逆入荀卿 緊扼好異 篇眼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治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